

創作大師  
的不傳之祕。



# CREATORS

*From Chaucer*

從喬叟、杜勒一直到

*and Durer to Picasso and Disney.*

馬克吐溫與畢卡索·回溯歷史上著名的創意大師，揭祕他們的成名旅程

〈所謂的知識份子〉  
INTELLECTUALS

作者 | 保羅·約翰遜  
又一力作。

推薦

作家／評論家 楊照

作家／評論家 南方朔

蔡承

PAUL JOHN

保羅·約翰遜

木馬IDEAS16

# 創作大師的不傳之祕

Creators:

From Chaucer and Durer to Picasso and Disney by Paul Johnson

作者 保羅·約翰遜 (Paul Johnson)

譯者 蔡承志

總編輯 汪若蘭

責任編輯 劉文琪

行銷企劃 謝玟儀

封面構成 莊謹銘

電腦排版 張凱揚

社長 郭重興

發行人兼

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版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31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06號4樓

電話 02-2218-1417

傳真 02-8667-1065 E-mail: service@sinobooks.com.tw

郵撥帳號 19588272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印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2008年12月

定價 300元

ISBN 978-986-6488-009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創作大師的不傳之祕 / 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著;蔡承志譯.--初版.--臺北縣新店市:木馬文化出版:遠足文化發行, 2008.12 面;公分.--(Ideas; 16)  
譯自: Creators: from Chaucer and Durer to Picasso and Disney  
ISBN 978-986-6488-00-9(平裝)

1. 藝術史 2. 藝術家 3. 傳記

909.9

97022230

CREATORS: From Chaucer and Durer to Picasso and Disney by Paul Johnson

Copyright © 2006 by Paul Johnson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Ecus Publishing House Co.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US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達著作權代理公司

ALL RIGHT RESERVED

港台書

3051  
2011

IDEAS 016

# 創作大師的不傳之祕

## Creators

From Chaucer and Durer to Picasso and Disney

保羅·約翰遜 (Paul Johnson) 著  
蔡承志 譯



木蘭文化

## 目錄

|   |                        |     |
|---|------------------------|-----|
| 1 | 剖析創作膽識                 | 005 |
| 2 | 喬叟：以市井俚語創作的十四世紀詩人      | 021 |
| 3 | 杜勒：縱橫畫壇的印刷大師           | 043 |
| 4 | 莎士比亞：謎樣巨人的片鱗半爪         | 057 |
| 5 | 巴赫：血脈相傳的管風琴樓廂世家        | 089 |
| 6 | 透納和葛飾北齋：承先啟後的畫壇大師      | 107 |
| 7 | 珍·奧斯汀：我們該向女士看齊嗎？       | 127 |
| 8 | 普金和維奧萊勒杜克：千古流芳的哥德風建築巨擘 | 149 |
| 9 | 雨果：沒有大腦的天才             | 165 |

|         |                      |               |                |             |             |
|---------|----------------------|---------------|----------------|-------------|-------------|
| 15      | 14                   | 13            | 12             | 11          | 10          |
| 科學實驗的隱喻 | 畢卡索和迪士尼：為現代世界保有一片自然？ | 巴倫夏卡和迪奧：扣眼的美學 | 艾略特：碩果僅存的繫綁腿詩人 | 帝凡尼：穿過黑暗的玻璃 | 馬克吐溫：該怎樣講笑話 |
| 293     | 265                  | 243           | 219            | 201         | 183         |



# 1 剖析創作膽識

一九八八年，我發表了《所謂的知識份子》一書。那本書環顧知識界，擇選十二位代表人物來作傳介紹。那是本評論性書籍，以一個基調來臧否知識份子，檢視學人的理想風範和他們在公開場合、私人生活實際行徑的落差。我對知識份子的定義是：認為思想概念比人更重要的人。那本書大受歡迎，還翻譯為多國文字。不過，有些書評認為那本書的氣量狹小，專從黑暗面來著眼批判智識高才。我當時為什麼沒有對精英階層的創意和英勇表現多加著墨？《創作大師的不傳之祕》的緣起便蘊涵其中，這本書著眼於富有獨創見識的男女大師。倘假以天年，我盼望能寫出《貨真價值的英雄志士》(Heroes)，完成我的三部曲著作。這本講英雄的書，我打算論述建立豐功偉業或發揮大無畏勇氣，領導風潮從而豐富人類歷史之士。

我認為，所有人天生都具有創造力。我們是全能上帝的子嗣。上帝有許多定義，包括擁有一切權柄、才智又無所不知的，永生的，創設律法的，愛、美、公義和幸福的初始源頭。最重要的是，上帝是創造者。祂創造了宇宙，還有宇宙間的居民；上帝還創造我們，祂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了我們，於是我們的身、心和不朽的靈魂，不論多麼卑微，總歸是映現了祂的品格和能力。因此就本質而論，我們也都是創造者。我們所有人都具備創造能力，而且多數人也確實能以不同方式發揮創意。不論創意表現是如何低下、卑微，當我們創作時，肯定也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刻。我覺得自己是兩倍幸運，上帝賜給我寫作天賦，還給我素描作畫的能力。我靠筆耕維生，而且這輩子在圖紙畫布上繪圖作畫，享受了極大樂趣。每當運乖時蹇或沮喪消沉，我都可以閉門研讀，或走過院子前往畫

室，藉創作排遣煩憂。按照我的經驗，從事創作藝術，是治療存在煩憂的最佳良方，功效超過其他任何活動。談到工作領域，我同樣是時運亨通，全世界都認定這是個「富於創意的」行業，還大張旗鼓表彰我的成就，稱許我那四十幾本書籍、無數雜誌和報章文稿，還有成千上萬幅素描、水彩和油畫。其他創作成果不見得都這麼顯而易見。不論男女，都有機會開辦企業，這是最令人心滿意足的創作表現之一，因為企業提供就業機會，也讓人有機會發揮創意，嘉惠數十人，甚而幾百幾千人。而且企業商號大家都看得到，那可以是一批雜沓建築，還可能分布佔有許多公畝的遼闊土地，還有些行號的製品更配銷各地，為眾多人士所樂用。不過，有些創造力是見不到、聽不到又無從體驗，我的前任編輯馬丁（Kingsley Martin）曾經對我說：「我沒有小孩。不過我無中生有造就了三處庭園。兩處消失了，第三處在我死後肯定也要消失。」不過，三處庭園都曾經產出花朵蔬果，為許多人帶來歡樂。而且確實，沒有哪項創作成就，比得上優雅庭園這般醒目又華美多姿，或說這般短暫無常，畢竟我們也見識到，史冊所載的古代絢麗庭園，終究都是消失不在了。

有些創造力型式不但倏忽即逝，而且是無形的，卻不減其重要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種是讓人發笑。我們都住在一處涕泣之谷，剛開始是初生嬰兒的啼哭，隨著年齡日長，愁苦也無絲毫減少。幽默是人類最珍貴的慰藉之一，能讓我們的精神振奮一段時間，而激發幽默的才能，也是種極其稀罕的無價天賦。不論是誰編出一則新的笑話，轉述翻譯，通行全球並世代傳誦，流通或達千年之久，這個人就是個天才，也是造福全人類的貴人，其功勳之高幾無可比擬。不過，編講笑話的男女作者，卻始終默默無名。我把女子也納入，因為女子的生活更為艱辛，比男子更需要笑話，也更常編出笑話。史上記載的第一則笑話（約西元前二七五〇年）就是個女子編講的。她是亞伯拉罕之妻撒拉，她的笑話和她的笑聲，都記載在〈創世紀〉十八章第十二至十五節篇幅，有關撒拉輕佻遭神訓斥那段。從前有一位老派單口秀喜劇演員，叫做豪沃德（Frankie Howard），他的表演只留下老舊電影零星畫面和幾段電視鏡頭。有次我參加一場煩悶的晚宴餐會，發現他就坐在附近，於是我對他說：「豪沃德先生，你的表



情很有創意。」「怎麼講？」「只要見到你的表情，大家都要發笑。」「你這是在討我歡心啦。」「不是的。你們喜劇演員發揮天賦帶來笑聲，你們是地球上寶貴之極的人士。政治家和將軍統帥來來去去，他們大權在握。不過真正造福人類的貴人，就是你們這樣的人，有了你們，我們才能用笑聲，把在所難免的憂愁掩蓋過去。」他聽了很感動，突然之間，我注意到淚珠從他臉頰滾落。幾十年來，他不斷焦灼苦思，如何在寬敞音樂廳，引人咯咯輕笑（或按照他昔日的說法就是「吃吃傻笑」），讓那張老邁面容刻上了歲月的痕跡。他那張富有創意的臉龐，展現出一幅悲喜劇新神情，他擦乾淚珠，輕聲表示：「我這輩子，還不曾聽旁人對我說過這麼好的話。」接著他便對我邊說邊演，講出那個惡名昭彰的獨臂長笛手笑話，於是那場晚宴便融入笑聲當中。

既然我們全都是依上帝的形象創造的，因此所有人都有創造力，唯一的問題是怎樣把它發揮出來。農夫是有創意的人，旁人全都比不上，鞋匠也是如此。有次，一位雙層紅巴士收票員告訴我：「我負責倫敦最棒的巴士路線。」他的自豪無人能及，顯然他覺得自己正創作出某些成就，這和帕斯卡（Pascal）十分相像，這位道德哲學家在十七世紀中期，率先構思出一種公車事業概念，用來在巴黎這等大都市服務市民。我偶爾和一位快活的掃街員談天，他是波斯（伊朗）伊斯法罕（Isfahan）人，負責打掃我這條街道。他的故鄉有全世界最宏偉、最美麗的廣場，還有幾個世紀以來，眾多建築師和工藝師留下的成就，不過最主要的作品都在十六世紀完成。我問他，他覺不覺得自己富有創意，他回答：「啊，是的。每天他們都給我一條骯髒街道，然後我把它變得乾乾淨淨，感謝上主。」民眾不見得都能體察他們生活、工作中的創意元素。不過，能夠察覺的人，多半都比較快樂。

然而，儘管所有人都有創意潛力，或實際表現創意，創造力卻有程度高下之別，其低者如鸚鵡築巢的本能創意，就人類而言則是反映在較為複雜、卻同等卑微的建物，而真正崇高的創造力，則驅使藝術家投身於空前宏偉、細緻的創作，這類構想本屬前無古人，成品更是曠古未有。我們該如何定義，或解釋這等創造力？這是無法定義的，就如同我們也無法定義天才。不過我們可以闡釋說明。這就是本書宗旨所在。

所有富創意人士，都以前人的成就為基礎，繼續發明創作。沒有人能夠無中生有。所有文明都是從先期社會演進發展。談到綿延好幾世紀燦爛的邁錫尼文化，雅典希臘人有一種說法：「皮洛斯之前有個皮洛斯，那個皮洛斯之前還有個皮洛斯。」但願我們能夠知道，是哪位創意天才，最早在西班牙北部創作出那批細緻的洞穴壁畫，其年代最早或可達西元前四萬年，於是（按照證據所示）那個人便成為最早的专业藝術家。不過，這場壯闊的藝術運動，卻沒有哪個人留下絲毫證據。然而有跡象隱約指出曾有這麼一個人，他（顯然）是個全才，還因緣際會扮演催生古埃及文明的助產士。尹姆霍特普（Imhotep）是第三王朝元老大臣，接連輔佐幾任法老，職司宰相或者僕役長。第一位法老是左塞（Djoser），前二六三〇年至前二六一一年在位，最後一位是胡尼（Huni），前後歷經半個世紀。尹姆霍特普投入五花八門的活動，而且延續了冗長時段，因此一位學者提出見解，認為「尹姆霍特普」或許是兩個名字合併而成，指稱父子兩人。不過，這項推測並無實據。除了其他成就之外，尹姆霍特普還是位建築師，他推動建造塞加拉（Saqqara）著名的階梯式金字塔。這是世上第一座倚仗內部工程建構來維持穩固（並存留至今）的大型金字塔，逃過較早期大型結構終要崩塌的宿命（後來希臘人把這種崩塌慘禍稱為「karastrophe」）。因此，尹姆霍特普的金字塔成為開山鼻祖，演變出第四王朝的古薩大金字塔群。階梯式金字塔的複雜附屬建物也同等重要。這批建築帶有尹姆霍特普的簽名，它們確立了一項傳統，歷經古埃及歷史延續不斷，最後約在西元前二五〇〇年，終於載入書面記錄，文獻寫道，尹姆霍特普是搭蓋石造建築的第一人。當然了，他的墓葬區也是令人歎為觀止的建築成就，其現代化樣式出人意表，所採壁柱開創先河，綿延演變出各種型式，到了西元前七〇〇年至前四〇〇年間，更在古典希臘神廟建築首度大放異彩，時至今日，我們仍可以見到它們的身影。

尹姆霍特普的名字，還出現在塞加拉的另一群作品身上，顯而易見，他是個富於創意，並有豐碩成就的藝術家。不過，他的角色還不止於此。他是左塞法老的祭司長和俗世宰相，生存年代正當埃及文明承接最早兩個

王朝（以及前王朝時代諸位統治者）所創基業，逐步建立其特有典型字之際，往後這類特徵還會取得永續、正典威望，並延續了兩千多年。埃及典範的最醒目表徵就是象形文字，這套文字大半在美尼斯（Menes）法老時期出現。美尼斯是位偉大的政治家，約在西元前二九〇〇年統一埃及。不過，後來是到了左塞法老和接下來幾位繼承人掌政期間，象形文字才發展出美妙典雅的文字風格。這肯定也是尹姆霍特普的成就，顯示他曾經以王國行政首長身分，從藝術界和工藝界召集一群頂尖師傅，藉他們之手，規範出一種制式的創作方式。我想不出歷史上還有其他哪個人，發揮這般決定性的影響力量，扮演推手開創出一個文明，或許應該說是創出文明的表觀可見型式。他肯定是位品味考究的人士，也肯定擁有創意天賦和堅強毅力。埃及人自己也表彰他的獨有特性。到了後期王朝階段（約西元前750-前332），尹姆霍特普冠上了各種封號，還被奉為醫神，並號稱第一位建築師。他有許多青銅小雕像和小石像存續至今，年代最近的完成於西元四〇〇年左右，距他死後已經過了兩千多年。他還化身為希臘萬神殿的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並流傳迄今。

尹姆霍特普的天才令譽得以流傳這麼久遠，能夠這樣受人（例如菲萊島上民眾）景仰為偉大的開創型藝術家 and 科學家，盛名幾乎延續到黑暗時代，而到了那個時期，連雅典和羅馬本身都急遽衰頹。這就顯示，當創造力嘉惠後世，世世代代子孫偶爾也會慷慨回報。我們建造萬神殿和陵墓，我們創造出「不朽的」研究學院，如巴黎人黎塞留<sup>(註)</sup>，我們在西敏寺妝點了一處「詩人角」，保存了一處阿靈頓國家公墓、一處埃斯科利里亞爾修道院（Escorial）、一處榮軍院（Invalides），還在萊茵河畔高聳位置，設了一座英靈殿（Valhalla）。這些聖地都是先賢安眠處所，也是創造者的埋骨之地。有些創造者還取得驚人的金錢報酬。十七世紀卓有所成的藝術家喬達諾（Luca Giordano），擁有一間大型畫室，不過技巧和發明成就，基本上都屬二流，他留給後代的財富令人咋舌，共

譯註：Richelieu，法蘭西學院創辦人。

計超過三十萬金幣。畢卡索（我們稍後就會談到）是有史以來最富於商務手腕的藝術家，當他在一九七三年去世時，在法國擁有的產業（為了節稅刻意低估之後）共折合美金兩億八千萬元。我們還給予其他認可表彰，於是這些年來便有各種諾貝爾獎項、名譽學位等等榮耀。不過，諾貝爾獎經常散發出一股明顯的政治氣息，其他獎項則往往顯得大而不當，如今法國的文學獎項已經超過四千種，對文壇卻幾無絲毫影響。名譽學位則成為一種很難理解的學界笑話，唉，只可惜可笑等級還及不上豪沃德的面容那般引人發笑。當我尋思塵俗功名，往往要想到詹金斯（Roy Jenkins）那種半是滑稽的尊貴相貌。詹金斯是二十世紀英國政治家，從五〇年代開始活躍政壇二十五年，他投入極高熱忱並發揮高度外交手腕來蒐集各種頭銜，好比貴族稱號和名譽職銜（他還當過牛津大學的校長）。他工作很勤勞，將近八十歲時，還幫格拉斯頓（Gladstone）和邱吉爾寫了兩部大部頭傳記，後來都登上暢銷書榜。不過大致上來講，他的作品都沒有展現出強大的創造力量。無論如何，他蒐集的名譽學位極多，絕對可稱為有史以來第一人，總數凌駕愛因斯坦的頭銜，而且差距頗大。詹金斯勳爵曾經面露滿足神情對我說：「我相信，其實是確信，我是唯一成就兩個雙學位的人。」請教之後我才發現，原來這句話是指他從耶魯和哈佛，還有從牛津和劍橋，都得到名譽學位。我不知道，他拿這多不勝數的羊皮紙捲做什麼用途。我的哲學家朋友，小名「佛雷迪」的艾爾（A. J. "Freddie" Ayer）也擁有許多名譽獎項，他把他的紙捲當作壁紙，貼在他倫敦住宅樓下的玄關內壁。就一般而言，渴求塵世榮耀的人，並不能成就豐功偉業。十九世紀九〇年代，奧斯陸最引人入勝的景象之一，就是看著易卜生（Henrik Ibsen）配掛各式勳章，徒步前往晚宴餐會。他十分熱衷獎章，還竟然聘雇一位專業勳獎捐客，代理他向全歐各國四出爭取。他的禮服上掛滿勳章，直抵腰際，甚至低於腰部，他還經常精選幾項，用別針別在他的日常衣物上。每天晚上，他就這樣荷重邁步，叮噠作響，前往他最喜愛的餐館，點杜松子酒來喝。易卜生和詹金斯勳爵不同，他確實擁有若干創造本領，不過，除非他是想要展現幽默（看來恐怕不是這樣），否則那種習性並不得體。

我這一路研讀創造史，最讓我吃驚的是，當我們追求榮耀、金錢或其他任何事物，所得結果和成品，往往竟是十分稀少。世上可曾有哪位畫家，成就超越維梅爾（Vermeer）？可曾有哪件作品，凌駕維梅爾逼近完美的優美畫作？維梅爾對於他的工作，想必是多麼講究啊！還有他作畫時，想必是多麼辛勤、多麼專注啊！然而，當他死後，遺孀卻必須向當地同業公會申請濟助，因為她和子女陷入清貧困境。許多優秀藝術家的遺孀，都淪入這種宿命。有時候，創造者的貧窮處境，並非體系缺陷所致，而是個人弱點使然。雷尼（Guido Reni）在全盛時期賺得豐厚報酬，可惜他把所得全部賭輸了，只好為一位藝術家工作，按日賺取工資。法蘭斯·哈爾斯（Franz Hals）也是位多產畫家，卻因酗酒把財富揮霍一空；至少他的仇敵是這樣講的，我猜想，事實還要更為殘酷。就我看來，巴赫的遺孀竟然貧苦而死，實在令人駭異。因為巴赫一輩子都辛苦工作，發展到巔峰時曾當上專業管風琴師暨作曲家，況且他還小心謹慎，生活簡樸。還有另一位奮勉異常的音樂大師，莫札特，他的姊姊死時也很貧困。兩位都創作出為數龐大的樂曲，而且作品素質始終一致，高居頂尖水平。結果他們卻無法讓家人溫飽。

還有，每當我們見到富創意人士受環境所迫，或逕自鼓勇寫信討錢，心中總要氣惱。貝多芬在這種深淵邊緣掙扎遲疑。狄蘭·托馬斯（Dylan Thomas）淪入這種慘境，深陷泥淖飽受凌辱。有一部厚重著述，蒐羅了他的書信，其中半數篇幅都是這種信函，大體都是避重就輕，有些則乾脆撒謊，不過都是為了要錢。倘若托馬斯把他揮霍在討錢的時間和精力，抽出一半來創作詩歌，那麼他的成就或許還要倍增。我想起在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那個身軀臃腫，頭髮凌亂，掛著天真面容卻放浪形骸的人物，在我的牛津導師泰勒（A. J. P. Taylor）家中庭院，心煩意亂四處漫步的情景。泰勒有一棟房子，產權屬於莫德林學院（Magdalen College），他的太太還在那裡安置了一棟活動房屋。泰勒太太景仰托馬斯，讓他在活動房屋住了一陣子，結果那位詩人出乎她所預期，在那裡大半不是在譜寫詩詞，而是油腔滑調寫信乞討金錢，還經常附帶辱罵她，連她的慇懃款待也罵了進去。只要讀了

那批信函，就不會有人認為那位詩詞作家是特別厚道或感恩圖報的人。

這裡舉華格納 (Richard Wagner) 為例。他也寫信乞討金錢，而且托馬斯年輕時，或許還曾經以他為楷模。事實上，托馬斯還對華格納頗有微詞。他曾寫信給恩師小說家潘蜜拉·約翰遜 (Pamela Hansford Johnson) 談起華格納，信中寫道：「(華格納) 讓我想起早已過氣的投機客，沉迷華麗服飾，誇張炫示自己的肥厚小腹和錢包，還放肆無度讓他的十噸肥妻滿身披掛珠寶首飾。且拿他和巴赫這等貴族比較看看！」不過，華格納的乞討功力，卻可供托馬斯多所借鏡。這裡就以那位作曲家寫給馮霍恩斯坦男爵 (Baron Von Hornstein) 的信函為例：「我聽說你發了財：為擺脫我最吃緊的債務，還有讓我心神不寧的愁思和匱乏，我亟需向你借貸一萬法郎。」他寫信向特奧多爾·阿佩爾 (Theodor Apel) 請求：「我的生計極其拮据，請你務必幫我！或許你會感到怨忿，但是，天啊，為什麼我被迫不顧你的怨忿？因為在這整年當中，我和我太太都只能赤貧度日，身上沒有一毛錢。」華格納經常在信中，寫他太太如何忍饑挨餓，藉此說詞討錢。他在致愛德華·阿芬那留斯 (Eduard Avenarius) 函中寫道：「我太太懇切哀求您，把一萬法郎交給遞送這紙便條的信差，好轉交給她。」李斯特也收過華格納的乞討信，還經常屈從於這種藉妻討錢的手法：「天啊！我好苦啊，這樣極力忍耐，不讓自己(為所需資金)掉淚。我可憐的太太啊！」另一封是：「我可以去乞討、我可以去偷竊，只要我太太能夠幸福！」李斯特還受哀求蠱惑，出面幫華格納乞討。於是他請託：「法蘭斯，聽我說啊！我受了聖靈啟迪！你務必幫我弄來一台艾哈德平臺式鋼琴！寫信給他(艾哈德)的遺孀，告訴她，你每年都來找我三次，你絕對需要比我那台老舊蹩腳貨色更好的平臺式鋼琴…發揮演技，擺出傲慢無理的樣子。我一定要弄到一台艾哈德！」

其實，華格納的日子從來稱不上貧困。他亟需鉅額現款，討得的金錢(加上大量賒欠)都拿來揮霍，這純粹是由於他的編曲作法使然。要想更深入了解創造作為，並理解創作者，最好列出創作者用來激發才幹的要件。就以卡萊爾 (Carlyle) 為例，他講究絕對安靜，他的信函滿是怨怒，陳述他經常無法獲得安寧。普魯斯特 (Proust)

也講求絕對不得有噪音，還把他的公寓四壁襯貼軟木。狄更斯必須攬鏡構思，模仿他筆下人物面容表情。拜倫（Byron）夜晚才能工作。迪士尼一定要洗手，有時一個小時得洗三十次。其他創作者的需求較不明確。不過華格納很執著。他譜寫《指環》詩文，接著創作配樂，就此只有一項很簡單的要求：無比奢華。他的周圍環境必需奢華，包括他的房間、呼吸的空氣、吃的食物、穿的衣物。他曾寫道，為了生活在想像世界裡面，他「需要大量奧援，我的心念巧思也需要給養。」他堅稱：「我工作時不能像條狗那樣生活，也不能睡草床，飲劣酒。」華格納講究窗外必須有美景，不過當他譜寫音樂，這時就必須絕對安靜，外界一切聲音和陽光都不得透入，必須以最昂貴、材質最好的厚重窗簾隔擋。簾幔都必須以「大筆揮就稱心圖樣」。地毯必須深達腳踝，沙發都巨大無比，巨幅窗簾都採綢緞縫製。空氣必需帶有特殊芬芳氣息。用品器物必須「光可鑑人」。這樣強求想必令人難耐，不過華格納就是要這樣。蓓爾塔·哥德瓦格（Bertha Goldwag）寫道：「他穿緞子長褲；室溫必須超乎尋常，他才覺得夠舒服，才可以動手譜曲。他的衣物（都是我幫他縫製的）必須有厚實墊料，因為他老是抱怨，說他很冷。」哥德瓦格夫人可不是尋常的衣物供應商。她是維也納頂尖的女裝女帽設計師，平常都替社會名媛打理衣著。華格納在寄發信函四處討錢期間，便曾寄給她一張清單，列出所需衣衫，其中包括四件夾克，「一件粉紅色、一件很淡的黃色、一件淺灰色、一件深綠色。」他的晨袍指定要「粉紅的，內嵌漿挺襯料、一件同款式的，要藍色的、一件綠色、一件深綠色的要襯墊紵縫。」他指定要粉紅、淡黃和淺灰色的長褲，加上「一條深綠色的，就像襯墊紵縫的晨袍那種顏色。」他還指定要六雙長靴，分別為粉紅色、藍色、灰色、綠色、黃色和白色。華格納下訂單要哥德瓦格夫人為他的所有房間縫製各式席被，從帶白色襯裡的藍色床單，還要附有飾帶，而且「愈多愈好，愈漂亮愈好，」一直到「數量很大，達二十到三十碼的粉紅色可愛厚緞料。」他提出詳細規格，指定房間要怎樣上色、裝飾。依他所述，餐廳必須採「深褐色並帶點點細小玫瑰花蕾，」音樂室掛「褐色毛料窗簾，並帶波斯圖樣，」茶室要「素綠帶紫色絲絨鑲邊，角落要有金色邊飾，」書房則為「素灰褐色，帶紫花圖案」等等，遍及整

棟房子。根據一位女士親眼所見，這位作曲家在這些房間邁步走動，身著「雪白馬褲、天藍色燕尾服，縫上金色巨大排扣還帶翻邊袖口、一頂窄緣高聳大禮帽、一支和他等高、帶巨大金杖頭的手杖，還有一副鮮明亮麗的硫磺色羔皮手套。」就我所知，其他音樂家並不排斥華格納的服飾品味。他的創作同儕都能體諒。沒錯，有次華格納戴著一頂羽盔、一條軍用腰帶，還穿一件絲質日式浴衣來訪，大仲馬便覺得自己有必要接納他的裝扮。穿著打扮能討創作者的歡心。韓德爾(Händel)譜曲時總是穿著法庭袍服。愛默生有一篇談米開朗基羅的文章，寫作時他堅持穿著一件從佛羅倫斯買來的(照他的說法是「取得的」)燕尾服。

不論華格納的生父是演員兼詩人兼畫家路德維希·蓋爾(Ludwig Geiger)，抑或是擔任警方精算師的法定父親，弗雷德里克·華格納(Friedrich Wagner)，他體內總歸擁有豐富的戲劇細胞，而且自然而然便喜愛那種劇場式衣著和生活。同時這與他的音樂也很匹配，曲中的豐富華麗主題、和絃，還有管絃編制，和他的個人品味似乎都配合無間。波特萊爾(Baudelaire)的著名詩行「豪華、寧靜與歡樂」，和華格納的作品同聲相和，這可不完全是巧合。兩人都依循十九世紀五〇年代晚期才剛嶄露頭角的新原理和新衝動來從事創作。波特萊爾的《惡之華》(Les Fleurs de mal)詩集出版之後，過沒多久華格納就開始譜寫《崔斯坦與依索德》(Tristan und Isolde)第一幕。《惡之華》常被稱許為現代文學的鼻祖，而《崔斯坦與依索德》則獲許多史學家奉為現代音樂之開端。兩人彼此認可對方的重要性。同時，波特萊爾也常寄乞討信，寫得很執著、無恥又全然本位利己。

這有沒有哪項構成影響？華格納衷心認為，他是在從事一種艱難無比的孤寂使命，要創作出新的音樂，要對抗歌劇界的一切因循守舊、庸碌無為的勢力，他不只需要竭力取得所有物資協助，而且這也是他理所當得。最後，奧援大批湧至，然而他往往不知感恩。他確實很自私、自負、忘恩負義，還不識好歹到反常地步。除了具高度創意的作品之外，他的生活和事業毫無可供借鏡之處。不過，這項例外便讓他高人一等。華格納不只徹底改變歌劇的寫作、演出方式，還創造出華麗絕倫、恢宏壯闊的作品。他的歌劇譜成迄今已經超過一個半世紀，觀眾



聆賞人數持續增長，至今依舊令觀劇者感到歡欣、驚訝、駭異。他生前蒙友人同行慷慨濟助，幫他的人卻沒有好報，然而他在死後，卻成為造福全人類的貴人。這就是創作者的典型故事。

不過，有沒有典型的創作者？我想沒有，以下幾個篇章，分別論述藝文界各式各樣富有創意的人物，結果看來也能證實這項觀點。這裡可以說明，創作始終都很困難。我們可以肯定，凡有絲毫價值的創作，全都很難完成。我想不出有哪個例子，可以用「輕而易舉」來精確描述，其實這連約略相符都談不上。莫札特譜曲時，有時速度快得驚人。好比在十九歲時，他便在一個夏天，譜出他所有五首小提琴協奏曲。這些樂曲的品質絕佳，而且他先譜一首，學到經驗再應用於下一首的作風，和他接續譜曲所展現的孜孜不倦活力，幾乎同樣令人佩服。不過，他譜曲時一點都不輕鬆，讀了他的樂譜、手稿和信函，真相便昭然若揭，其實他的工作備極艱辛。沒錯，他有哪個時候不認真工作的？別人也是如此，好比狄更斯。狄更斯的作品確實不少，而且發展偉大主題和場景的速度更是快得令人眩目。不過這都是必須全力以赴的艱苦工作，他創作時都毫無保留，不顧一切，全力投注所有心思。狄更斯投入撰寫極富盛名的《塊肉餘生記》(David Copperfield)之時，他便曾寫道：「我完全『狂熱』投入創作《塊肉餘生記》」。『狂熱』一詞選得好。或許這也適用於其他人，適於陷入(如他所述)「著述發作症」的巴爾扎克，偶爾也適用於杜斯妥也夫斯基。

譜曲創作活動，大半在艱困得令人怯步的處境下完成。為了寫出樂譜，華格納或有需求奢豪安逸生活的行徑(還常能如願)。不過這裡必須指出，他在創作生涯大半時期，都是個流亡政治犯。由於他參與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九年間的革命事件惹上麻煩，遭警方追緝，德國許多地區都嚴禁他入境，而且只要帝國警方令行所至，他都不得觀賞自己的作品演出。還有一個更令人氣惱的例子，那就是卡拉瓦喬(Caravaggio)的遭遇。就他的情況，他只能怪自己，不過這也不會讓他好過一些。二〇〇五年，那不勒斯和倫敦都舉辦了卡拉瓦喬晚期作品展，看這些展覽要令人倍感心酸。這些畫作全都是卡拉瓦喬在逃亡期間完成的，他兩案並發，犯了謀殺罪遭羅馬警方